

忠诚的骨骼

■刘业勇

文化视界

2020 年 9 月的绍兴，秋风拂面，阳光和煦，掩映在青山绿水间的青瓦白墙与鳞次栉比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交织在一起，格外醒目，青白分明，壮观而充满活力，温馨而沉静优雅；繁华街道上潮汐般的车流和人流，紧张而有序，一派江南水乡的现代化和谐景致。

作为绍兴市主办的一年一度的清廉主题活动“清白泉·诗路清风润越州”，通过访廉脉、品廉文、听廉戏等多元化内容，深挖浙东唐诗之路上的清廉元素，激活诗词文学中的清廉因子，持续擦亮千古传诵的清廉窗口。同时进行的“清白泉”杯第二届全国青年诗歌散文大赛简朴又极具特色的颁奖仪式，把主题活动推向高潮。而由绍兴市纪检监察干部根据自己经手的案例自编自演、带着浓郁“廉味”的文艺节目，更是好评如潮。

把廉政与文化融合在一起，以文化促进清廉，使之在绍兴落地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推动绍兴廉政建设的一个开创性的举措。这一切，都与一位军人的名字分不开，他就是陈灿。

—

上初中的时候，陈灿读到过著名诗人田间的诗句：“假如我们不去打仗，敌人用刺刀杀死我们，还要用手指着我们的骨头说，看，这是奴隶。”这些诗句，像刺刀一样扎在他的心里，他发誓：“如果有一天真的发生了战争，我要第一个冲在前面，用刺刀杀死敌人。”

20 世纪 70 年代末，南疆燃起战火。那时还在校园里读书的陈灿，给前线的“解放军叔叔”写过信。后来，他也穿上军装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来到部队不久，他真的上了前线。

那一年盛夏，一列闷罐车列一声长鸣，几天几夜长途行军之后，车门打开，一个完全陌生的画面展现在陈灿的眼前——他来到西南边境外卫还击战的最前沿。诗句是抽象的，而战争是真实、残酷的。伴随着硝烟的撕心裂肺的呐喊声、枪声、炮声，连同鲜血、尸体、伤员，猫耳洞的坚守，夏日雨季的燥热，野兽、蚊虫的侵袭，等等，一起充塞着那些日子。

他永远忘不了，那个从阵地上抬下来、断了一条胳膊的安徽籍战友，用一只手拉着裤腰带的一端、再用嘴咬住另一端、低着头系裤腰带的样子，那浓浓的乡音和淡淡的苦笑，像一支风阳花鼓戏的曲调在他的耳边萦绕。他永远忘不了，那个双目失明的江苏籍战友，坐在他的面前向他讲述曾经美好时光的惆怅和幸福，“她那么爱我的眼睛，可炮弹偏偏把她的所爱夺走”，这伤感的话语常常在他的耳畔响起。他永远忘不了，那个从天津特招来的足球队员，被地雷炸去一条腿之后，整月把足球抱在怀里睡觉，夜里，被窝里发出的抽泣声令陈灿的双眼也盈满泪水。

直到有一天，陈灿渴望已久的时刻到了。在他和战友们迎着炮火的轰鸣和阵阵嘶喊冲向阵地时，一声铺天盖地的巨响压过他的头顶，如一只巨手按下天空的开关，切断了电源。陈灿双眼一黑，如同快速进了一条黝黑的时间隧道，急速穿越，接下来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当他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战地医院的病床上。他用力睁开双眼，面前一

片雪白，而耳朵里、意识中仍是经久不息的爆炸声。

陈灿身负重伤。右腿断裂并伴粉碎性骨折，需立即施行大手术，否则就得截肢。为了保住右腿，手术时，需要从他身体的一个部位取下骨组织，植入创伤处……先后 3 次大手术，卧床 700 余天，陈灿以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坚韧，战胜了手术中和手术后各种各样的险情，保住了大腿，也成为一名荣立战功的六级伤残军人。

二

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住进医院的病房，700 多天的病榻生活，对于一个渴望建功立业、血气方刚的年轻战士来说，并不是一种享受。田间的诗句，总是敲打着陈灿的耳膜，当初立下的誓言还没有等兑现，就下了战场。还有，怎么向当初敲锣打鼓送自己入伍的父老乡亲交代？他在寂寞中数着日子消磨时光，前方的每一次战果，都如同一剂强心针，令他激奋、疯狂、失态，然后又陷入无尽的沮丧和自责之中。他一遍遍地问自己，难道就这样拖着残疾的身躯度过余生？他甚至渴望“一颗子弹从自己正在冲杀的正面射进自己的胸膛，而不是背后，把自己连同挚爱的诗句一起埋葬”。

然而，一个真正的战士是不可能被轻易击倒的，即便是倒下了，翻几个滚，又会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姿势站起来。人倒下了，精神屹立着。陈灿决定，必须用一种有意义的方式来填补这种寂寞，汲取富有营养的精神力量，支撑起自己的身躯和灵魂。于是，一连串来自昨天却依然闪烁着光泽的名字，像电影一样在他的脑海里一一闪过——保尔·柯察金、吴运铎、张海迪、贝多芬、史光柱……

陈灿决定重新拿起笔来，再度走入他憧憬已久的诗歌王国，在韵律和意象的海洋中遨游，用心灵的双手抚摸渐渐远去的声音，全身心地靠近那永远也拂不去的枪声、炮声、厮杀声，以及嘹亮的军号声、报数声、口令声和晚点名，让这一切都变成冲锋号，令他向艺术的高地发起新的冲锋。

特殊的人生阅历、浩瀚的阅读量、对诗歌的超常热爱、持续不断的激情，再加上与生俱来的天赋，化为一行行滚烫的、带着浓浓兵味和刺鼻硝烟味的铿锵诗句：《出征酒》《老山魂》《蒙自》《床》《这样一群人》《故乡在喊我》《我独自走在怀念里》《腿》《那天去看阅兵》《二拐》《子弹都是肉做的》《母亲，是我把你送上手术台》《把诗歌放进一条江里》……这些脍炙人口的诗作，在中国南方一所医院的病床上，从一个战线的中国士兵的心中，奔腾而出，一发而不可收。这些诗作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陈灿的身体被固定在病榻上、手脚不能活动时，由他口述、请护士一字一句记下来的。陈灿把对生命的渴望、向往和全部的关注，都凝聚到诗歌上，用生动而美丽的诗句来驱赶那钻心的疼痛、无名的焦躁、无边的寂寞，这是一种不同于战场上与敌人真刀真枪拼杀、但同样是你死我活的生死较量。它是寂静的、无声的，却又是血肉模糊的、撕心裂肺的撕扯，大喜、大悲的起伏，是灵魂深处自己和自己的搏杀，一种比战场上更残酷的拼杀。

曾经渴望一颗子弹成全自己的陈灿，用或刚强或婉约的诗句，冲出寂寥空虚、压抑乃至绝望的包抄，成功突围，冲上精神的高地，走向属于自己的崭新

天地。

著名作家李存葆在读了解陈灿的诗集《士兵花名册》之后，久久不能平静，在《解放军报》为这部诗集撰文说：“《士兵花名册》是迄今为止，在我对新诗有限的阅读中，我所能读到的那个参加过战争的士兵所创作的、关于那场战争的最让人怦然心动的一部诗集。读陈灿的作品，没有当今诗坛存在的浮华与虚假，更可贵的是，从他前后跨越 30 余年的诗作中，几乎每一首都包含着一个个军人的至深大爱、家国情怀……如果说，我那部作品《高山下的花环》是我当年作为小说家用小说的形式献给那些牺牲战友的话，那么，我认为陈灿的这部诗集《士兵花名册》是继小说、影视等文学艺术形式之后，一位亲历过战争的战士诗人，献给与他一同出生入死战友的一份诗的花环。”

三

中国的诗坛，又升起了一颗灿烂的星星。此时，陈灿已经过浙江大学中文系的系统学习，毕业后转业到浙江省委机关工作。

调任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之后，陈灿面对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看到不少培养多年的干部经不起金钱和女色的诱惑，锒铛入狱，成为阶下囚。他在思索，为什么面对党纪国法的威严和震慑、反面教材的警示和参照，依然有那么多入铤而走险、以身试法？能不能从不想腐的角度、从根源上、从人的思想意识上彻底解决腐败的问题，斩草除根？陈灿脑子里突然蹦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方面的一系列讲话。文化的作用巨大，也一定能成为反腐倡廉的工具乃至武器，应该探索和尝试文化与纪检监察工作的结合，借助优秀的传统文化尤其是清廉的成分来扬廉祛腐。

2019 年 1 月，在纪检监察岗位上历练多年的陈灿，来到绍兴工作，担任绍兴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员会主任。在绍兴这片文化资源十分丰厚、文化符号俯拾皆是的土地上，陈灿如鱼得水，挽起了袖子，如同当年出征攻克高地一样，以冲锋的姿势，向新的目标进行又一轮的冲刺。

接下来的几个月，是密集而深入的调研。陈灿走在绍兴的街头巷尾、乡间田陌，别人看到的是普通的砖瓦和泥土，陈灿的眼里却都是诗句、是丰沃的文化。千百年来，古越大地脉脉源远流长，清气长盛不衰，流传着“天下为公”的大禹，“一钱太守”刘宠、“百代师表”范仲淹、“清官第一”甄完等一大批清官廉吏的动人故事，传唱着陆游的“孝悌行于家，忠信著于乡”，王冕的“只留清气满乾坤”，王阳明的“致良知”“吾心光明”等至理格言。近代以来更是涌现出以“严于律己、清正廉洁的杰出楷模”周恩来，“人世楷模”蔡元培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清廉典范，他们的崇高品格、伟大风范，涵养浸润着一代代越地儿女，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清廉文化。

北宋著名政治家、文学家范仲淹任越州知府时，在绍兴府山南麓，于蔓密深从间发现一眼特殊的泉，使人清理后取名“清白泉”，并以“清白而有德义，可为官师之规”为主旨，写下了著名的《清白堂记》。越州是范仲淹被贬斥之地，然而，他信念不改，将清白泉看作廉直美好品行的象征，倡导居官要清白廉洁、勤政为民、克己奉公，这与他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思想一脉相承。

“这就是绍兴的廉脉所在呀！”那一

天，陈灿在清白泉前驻足良久，脱口而出。随后，几十个不眠之夜过去，陈灿带领部属把所能找出和挖掘的廉政文化资源一一梳理、整合，结合绍兴市工作的实际情况，在前几年工作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清廉绍兴建设中关于“五廉并举”推进绍兴清廉文化建设一揽子方案：梳廉脉、编廉文、演廉戏、铺廉路、建廉馆。这个既有创意又极符合绍兴实际的工作思路，得到市委书记马卫光的充分认可，马书记说：“这是我很早就想到并想做的事，这项工作宜早不宜迟，我全力支持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找我。”

“五廉”的创建，每一件都不容易，特别是“建廉馆”，在寸土寸金遍地古迹的越州绍兴，想在一寸地皮上动土都须慎之又慎，高昂的地价且不说，万一破坏了哪一个文化符号，就是犯罪呀。陈灿清晰地记得那一天，烈日下，马书记现场办公定下“绍兴清廉文化展示馆”选址，并当场所向几个部门的同志部署下一步工作的场景。陈灿和他的团队没有让市委市政府失望，在实际施工不到 7 个月的时间里，一座 4 层半高的旧办公楼即改造成从外观到内部展陈都让人啧啧称赞、连连称奇的清廉馆！

四

难得的几个法定假日，陈灿自参战回来先后 3 次重返南疆前线。最近一次，他还带着儿子来到那片梯田般的长眠着战友们的烈士陵墓，那排列整齐的坟垄多像一行行滴血的诗句呀，那墓碑上的名字和照片多像连长手上的“士兵花名册”呀！面对墓碑上那一张张年轻甚至有些稚嫩的面孔，他能感受到他们的呼吸，他能听到他们在讲话。他伸出双手抚摸墓碑，似乎在抚摸着一串串来自祖国天南地北的方言。他也能看到，那一个个士兵从连长的花名册里面出列，迎着枪林弹雨和炮火硝烟，冲向高地雪区和茫茫山林，渐渐消失在那片红土地，成为共和国版图上最壮烈的一部分。

陈灿说：“如果说我和战友们昨天保卫的是祖国的疆土不受外敌侵占，那么今天我所做的则是保卫我们的政权大厦永远耸立，红色江山不变颜色。这是一个工作的两个部分，异曲同工，是相同的。”这就是曾经在祖国的边境线上保卫国家安宁的边防卫士、今天仍然战斗在纪检监察战线上捍卫党纪国法尊严的一位党的忠诚卫士！正如他在一首题为《床》的诗中所写的那样：“至今没有以躺的姿势/向祖国伸手/依然用忠诚的骨骼/支撑着一名卫士的职责……”

1991 年，陈灿参加《西湖》杂志举办的全国散文大赛，其获奖作品《受伤的船》开头这样写道：“我总觉得自己不是用笔在写诗，提起这支殷红的笔，仿佛是握着战友那滴血的手臂。青春岁月像条河，河流就是行军的道路，我要奋力划着这条受伤的船，把美丽的青春运送到远方，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陈灿在绍兴的创举，其实，也是在写一首诗，是一个军人饱蘸青春热血奋笔写下了一首诗，一首把初心与使命牢牢焊在一起、奋斗不息的诗，充满了诗情画意，显示着新时代的铿锵韵律，令人回味无穷、荡气回肠。这首陈灿从部队就开始写的长诗，在绍兴这里画上了一个惊叹号，但他还要继续写下去，海纳百川，让这首长诗汇入共和国伟大复兴的雄浑史诗中，托起中国这艘巨轮，按照既定的时间表，抵达胜利的彼岸。

笔是用过的笔，世界是昨天的世界，而你是一张崭新的白纸。不必听取他人的看法，不用在意前人的告诫，好奇就去摸索，喜欢就去追求，带着心向既定目标的执着，带着坚忍不拔的意志。随时随地把自己当作一张白纸吧，免受过往的牵连，不拘周遭的羁绊，不畏未来的迷惘，一切色彩任你涂绘。

一瓣心香

国防纪事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对于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抗美援朝是一场关乎国运的战争。对于参与其中的将士而言，这是一次用生命捍卫祖国尊严的如虹征途。

1950 年 12 月，21 军抽调战斗英雄和战斗骨干组成抗美援朝先遣团，准备入朝作战。莫昌富担任先遣团代理团长。军里为先遣团做了所有必要的装备配备，特别是冬装，都是全新的。经过动员，全体出征将士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不过，前线战斗的惨烈以及对异国环境的陌生，还是对部队形成了一股无形的压力。坚定的革命战士没有一个人动摇后退，但是气氛非常沉重。

或许是有意要缓解部队的紧张情绪，师里要求莫昌富同志必须在出征前完成婚事。莫昌富的对象是 1949 年从台州黄岩入伍的何苏。举办婚礼那天，师政治部门专门组织人员布置了新房，非常简朴但很喜气。21 军军长兼军政委滕海清亲自登门祝贺，气氛非常热闹。何苏很感动，感觉自己好像嫁到了 21 军这个革命队伍的大家庭。

1951 年 1 月 27 日，21 军为先遣团举行了隆重的出征大会。同日，先遣团的干部和留驻干部在当地的一个照相馆拍了一张出征前的合影。在拍照时，大家神情凝重，有股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

28 日，先遣团指战员乘坐军用闷罐车出发，一路向北开进。此时，这支团队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 9 兵团暂编 2 团。到达丹东时，换乘一段火车和军车直接前往 20 军在朝鲜应承担的二线防御阵地。

条件非常艰苦，坑道里阴冷潮湿，经常冻得头脑失去意识，但是暂编 2 团全体指战员都是尽最大的力量保持高昂斗志，进行警戒巡逻，并随时听令投入战斗。莫昌富团长和何苏同志发扬团结友爱的精神，在坑道里睡觉时，把带来的唯一一条毛毯让给了从 20 军调入的团政委项远。由此，莫昌富还落下一个风湿病的病根。

在第 4 次战役的第 3 阶段，暂编 2 团加入 20 军序列，番号改为 20 军 58 师 174 团。

1952 年 11 月，21 军接到入朝作战预先号令，改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陆军第 21 军。各师团部队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于 1953 年 2 月下旬至 3 月初紧张有序地出发向北开拔。3 月 2 日晚上，183 团 2 营从江苏省太仓登车。3 月 3 日中午，列车从安徽省滁县经过，因为车要上水、上煤，在滁县车站停的时间较长。期间，183 团 2 营卫生员周荣兴突然看见自己的胞妹周荣林在登车，便告诉战友韩环昌、张士奎说：“对面站台上那个穿蓝衣服的，是我妹妹。”他俩让周荣兴喊妹妹的名字。周荣兴却说：“那怎么行！”部队的纪律、保密的需要，只能使周荣兴带着目睹亲人而不能告别的复杂心情，离开故乡，踏上战争的征途。

1953 年 6 月 23 日，部队奉命进入东线。7 月 5 日，61 师加强 185 团接替了 60 军北汉江至鱼隐山段的防务，担负鱼隐山至文登里段防务的 33 师也由 21 军负责指挥。“联合国军”部队发现 21 军换防后，内部电台传播“共军最剽悍的 61 师上来了”。他们想趁我立足未稳，刹刻这支“剽悍之师”的威风，当晚对 938.2 高地到 890.2 高地之间的我防御阵地发起攻击。我军迅速投入战斗，金城反击战打响。我 181 团和 183 团不愧为“金剛钻团”和“钢铁团”，英勇的指战员奋起反击，以猛烈的火力和阵前出击将敌击退，一个轮次的反突击就毙伤敌 300 余人。

随着战事的进行，战斗越来越惨烈。一天，183 团 2 营营长吴枫让卫生员给一位由侦察员从前沿背回来的烈士用

用生命捍卫尊严的如虹征途

■郑怀盛

王吉宁

白布包好，再让担架员送到后方陵园安葬。卫生员上前一看，牺牲的是团侦通二连(编侦察、通信、工兵共 3 个排)侦察班班长，被敌人的炮弹炸掉了一条腿，炸飞了脑袋。侦察员背回来的是没有头颅、没有右腿的遗体。卫生员为这位侦察班长一边包扎，一边流泪。

金城反击战结束后，清理战场时，183 团在一个被敌人轰炸而堵塞的坑道里，发现有 5 名战士闷死在里面。他们像雕塑一样，神情肃穆。战友们含着眼泪，把英雄的遗体运出坑道，安葬在山坡上。

183 团在金城反击战中牺牲的人数，是 21 军在此场战役中牺牲总人数的 41%。这些烈士大多数没有留下自己的姓名，高山为之低头，翠柏为之哭泣。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21 军官兵与以美军为首的“联合国军”直接交战，参加了第 4、第 5 次战役和金城反击战。金城反击战是志愿军发动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进攻战。此战，共歼敌 7.8 万人，迫使“联合国军”停止了战争。61 师有幸成为参加终止战争、画上时代句号的部队之一。之后，1953 年 7 月 27 日，“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军上将克拉克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上了他的名字。他说：“我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有胜利的协定上签字的美国司令官”。



破晓(中国画)

王利军作

你是一张崭新的白纸

■傅公麟

一步。

人生，就像一张白纸，从出生的那一刻起我们就成了画师。你足够优秀，不需要别人的笔墨为你添彩，命运的画笔应当掌握在自己的手中，等待着我们去描绘、去谱写。

你要学会思考。这世界上答案是普遍存在的，不是缺少智慧，而是缺少思考。如何通过一种普通的事物去表明一种观点，或者是阐述一种现象，或者是引发某种遐想。不能太过固执。很多时候，人人都太过固执于一件事，认定了就不会再改变，而往往就是这样，使得我们的想象力被禁锢，使得我

们的创造力被束缚，于是，在这页白纸上，我们所能勾勒出的东西是那么有限而且单调。所以，在更多的时候，我们对待一件事情，尽量试着多角度地去看待它、多方位地去思考它，那样我们会收获更多。

前行坎坷，唯有坚持。你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先一步到来，白纸会出现黑点，征途会遇到困难。或者笔尖戳破过白纸，或者跌倒在了前行路上。你不能因此放弃，更多的是学会坚持，不用轰轰烈烈，但要淡雅随心。只要坚定地走在路上，总有一天你会见到初升的太阳、闻到沁人的花香。